小辰光元宵看鹞灯

文 / 严志清

风筝，辣阿拉月浦地区叫“鹞子”，小辰光过年，我最欢喜看人“放鹞灯”。啥叫“放鹞灯”呢？就是辣风筝线浪挂灯笼，等风筝飞起来了，灯笼也就升到空中，搿就叫“放鹞灯”。一根风筝线浪可以挂几盏灯笼呢？搿就要根据风筝大小来定，风筝越大，升力越大，可以挂个灯笼越多。记忆里，少一点咽挂七八盏，多咽可以挂廿几盏。可以讲，元宵节放鹞灯曾经是阿拉月浦地区个一种习俗，也是拨我留下最深刻印象个一种新年娱乐活动。埃歇辰光，到了元宵节个夜里，田头路边总能看到有人放鹞灯，周围则是开心得又叫又跳个小朋友。勿到灯灭人散，阿拉搿点小朋友是勿肯回去咽。

放鹞灯个鹞子一般用平面蝴蝶鹞，因为搿种鹞子不仅承载力大，而且放飞稳当可靠，假使吃着“上界风”，就好像贴辣天浪向一样，一动勿动，稳如泰山。

放鹞灯要几个人通力合作：一个人牵鹞线，一个人用麻线拿灯笼缚到鹞线浪，两个人负责点蜡烛装灯笼。每盏灯笼个灯线至少长1米，而且长短要一样。每盏灯个间隔大约三四米，灯距要均匀，迭能一来，等灯笼升到高空，看起来就邪气整齐好看了。挂好最后一盏灯，还要继续往天浪放线，让灯笼侪能升到一定高度。因为村村宅宅、各个街镇侪有放鹞灯咽，远远看去，一排排明灯高挂天空，同天浪个星星、月亮交相辉映，邪气壮观。

迭个辰光，人立辣地面浪已经看勿到鹞子了，想要晓得天浪鹞子个情况，主要靠听声音。声音从啥地方来？声音从鹞子背浪向来。放鹞灯个鹞子背浪侪有竹簧琴，也叫鹞琴，高空气流吹过鹞琴就会发出一种嗡嗡声，听起来蛮好听咽。假如琴声和顺，说明鹞子飞得平平稳稳。假如琴声忽高忽低，说明风势勿稳，鹞子晃动厉害，就要当心了。

鹞灯好看，更加好白相个是“走仙(线)蝴蝶”。搿种蝴蝶大约一尺见方，两片翅膀可以张合，下面装有滑轮，还装有机关。放飞个辰光，先让两片翅膀张开，用鹞线穿过滑轮，辣蝴蝶机关个枢纽浪挂一串鞭炮，辣鞭炮下面个火药线上浪绑一小段点燃个线香。辣风力个推动下，张开翅膀个蝴蝶就会沿着鹞线快速上升，直到碰着“鹞挡”停下来。啥叫“鹞挡”？最后一盏鹞灯挂好以后，辣距离灯笼三四米个鹞线浪缚一根筷子或者竹条，勿让“走仙蝴蝶”靠近灯笼，搿就是“鹞挡”。等线香烧到火药线，鞭炮就噼里啪啦响起来了。等鞭炮响完，触动机关，蝴蝶翅膀就会合拢，蝴蝶就从鹞线浪滑下来。迭能反复白相，趣味无穷。

可惜到了现在放风筝咽勿少，鹞灯基本看勿见了，放鹞灯已经成了小辰光记忆里个开心事。

一家头 一杯茶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茄山河

好朋友然舍人是做茶叶店咽，十几年了，算有长性咽。

做生意迭桩事体，一般侪是急功近利咽多。比方讲，姆妈屋里门口有一家超市，从前叫“家得利”，名字蛮好听，里向个道理也是顺理成章——顾客家家得利，伊拉再得利；态度婉转，客客气气。一直做下去，或许可以做成百年老店？可惜，前一抢“家得利”改成“一心玛特”了。

老话讲“相由心生”，现在或许店名也是心声。

好朋友然舍人耐心好，一爿茶店定定心心开辣海。新冠疫情牵丝扳藤一年多了，勿大去了，心里还是常常牵记。问伊：生意哪能？伊倒也勿急，讲：总归是迭眼吃茶个朋友，介许多年数了，基本浪一个也不会落脱咽。

一杯茶，定定心心泡。

勿晓得从啥辰光开始，每个礼拜六夜里，伊坐定辣店里，一个人，一杯茶，视频直播。看伊身姿婉约，手法婀娜，隔仔屏幕，也能觉着茶香清冽，袅袅而来，让人勿知勿觉放下所有事体，不喧不闹，心无杂念。

春节过去了，春天已经走到眼门前，不慌不忙，就学一学然舍人，一家头，一杯茶；若有雨，便听雨；若无雨，且听茶；避一避噪杂，摒一摒虚荣，心静天地宽。

“拜匣”堪比手提包

文 / 叶世荪

沪语中古语

古人鲜有携带轻简物事的手提包箱，一干细软或藏于袖内，或掖在腰间，或揣入怀中，再不然就是褡裢、包袱；说到笥箱筐担，差不多就是重装出行了。到了宋代，官宦士绅多用一种便于夹在胁下的长方形扁木匣，当作存放名片、柬帖、状纸等的容器，那些贵重又不宜折揉的东西便有了个安身之所。这个木匣子就叫做“拜匣”或“拜帖匣”，它与妆奁匣、首饰匣的区别在于可以夹在胳肢窝里随身带着。描写宋代生活场景的《金瓶梅词话》中就多次提到“拜帖匣”，譬如第三十一回：“棋童和琴儿两个，背书袋、夹拜帖匣跟马”。

虽说“拜帖匣”之名是由上门拜访送名帖这档事而来的，似乎只是一个存放名片的名片盒，但它在实际使用中却远远超出了名片盒的功用。明代王骥德《题红记》：“书童，你另拾一片红叶，取我拜帖匣里笔砚过来”，匣里放的是文房四宝；明代弹词《天雨花》：“天明各各抽身去，大爷梳洗尽完成，既济金丹来藏好，收入随身拜匣盛”，这次把它当作了丹药盒；清代《儒林外史》里“九公子随叫家人取一拜匣盛着二百两银子”，拜匣变身放银票的钱包；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说：“子富另将一串小钥匙开了拜匣，取出一对十两重的金钏臂来”，匣里放上了金贵的首饰。最奇葩的要数沉溺女色的西门庆，《金瓶梅词话》里潘金莲奚落他道：“来旺儿媳妇子的一只臭蹄，宝上珠也一般，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”，三寸金莲能放入匣内，间接形容来旺媳妇的小脚缠得袖珍玲珑。

话说曾经那么热闹的拜匣，其中的“匣”字当念he，而不是xia，上海人则直接称之为“拜盒”或“拜帖盒”，从不念xia。《海上花列传》中也有直接写作“盒”的例句，《明清吴语词典》专门列“拜盒”词条。古代“匣”字就有类似he的读音，《唐韵》注为“胡甲切”，可能是在语音变化的过程中，he被“匣”字带去了xia音。2013年，张新朋在研究《开蒙要训》“妆奁镜匣”一词时就认为：“匣字从甲得声，有误读半边字之可能”。

这个堪比当年手提包的拜盒（匣），在今天除了栖身古玩市场外，在有些地方还在正经使用。去年有人在网上发帖说，太原市郊的婚嫁礼俗中，拜帖盒（注意，不是“拜帖匣”哦）依然扮演重要角色，男女双方都须携带并有当众交换的固定议程，借以向对方及其家属表示恭敬、慎重之意。

沪语童谣

赞老牛

文 / 杨建明

厚厚脚板弯弯角，
身板雄壮模子大。
搬运拉货走得稳，
踏踏实实为工作。

脚踏实地耕良田，
日晒雨淋无所谓。
吃苦耐劳做模范，
尽心尽责是习惯。

年年岁岁一个样，
勤勤恳恳勿偷懒。
今年轮到牛当家，
牛运牛气多享福。

饭桌浪向讲『沪谚』

文 / 吉日月

有一趟陈勤建先生领仔几个专家学者来召稼楼古镇考察。中浪大家一道吃顿便饭，周曙明先生搭张石明先生作陪。陈勤建先生长期从事民俗文化保护、古镇保护开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，周曙明先生搭张石明先生则是非遗保护项目“沪谚”个传承人，大家坐辣一道，话题就转到了“沪谚沪语”。

周先生伸出右手，指指刚端上桌个“清炒螺蛳”，讲：“葛末就从迭只菜讲起好了。头一句就叫“闹蚌炒螺蛳”。陈勤建先生主动当“翻译”，讲：“就是指声音交关嘈杂。”周先生又讲：“蚂蝗叮住螺蛳脚”。“就是叮牢仔勿放，勿达目的勿罢休”。“螺蛳屁股袅头大。”“螺蛳壳浪有螺纹，螺蛳屁股只有一个点，越靠近螺口螺纹越大。意思是指有个事情看起来很小，碰着缠夹不清个人，会越搞越大，搞得邪气复杂”。

周先生又拨大家猜谜谜子：“小小瓶，小小盖，小小瓶里好小菜。”大家一时想勿出谜底。周先生拿起一只螺蛳拨大家看，讲：“‘小小瓶’就是螺蛳壳，‘小小盖’就是螺蛳口浪向个盖头，‘好小菜’就是里向个螺蛳肉。”大家听了恍然大悟，又一道问：“还有哦？”张先生讲：“有！搿搭还有一句沪谚，叫‘螺蛳壳里做道场’。”陈勤建先生讲：“‘做道场’讲究排场要大，螺蛳壳场地又忒小，肯定施展勿开手脚。”

搿辰光，服务员又端上来一道菜。张先生指指菜盆，讲：“大家看看，迭只菜叫啥？”大家一看，脱口而出：“三鲜汤。”“可是辣老早辰光，搿只小菜勿是啥‘阿猫阿狗’屋里向侪吃得着咽，有句沪谚‘叫花子吃三鲜汤——要样呒样’”。陈先生解释：“意思是穷人家想要吃三鲜汤也吃勿到，因为原料食材要什么没什么。”

接下来，周先生又讲：“辣搿搭还有句谚语‘跟仔阿妈吃喜酒’。譬如陈先生是阿拉请来个客人，来吃喜酒，伊送仔一份礼。其他人侪是跟仔陈先生一道来吃酒咽，只管吃勿送礼。”张先生接口：“葛咾有种讲法，‘女亲眷来吃酒，邀五十，来一百’。意思是邀请女性亲眷来吃酒，往往会带一个小囡。迭个小囡就叫‘掮轧车’”。大家一听，哈哈大笑。郑土有先生讲：“噢哟，陈先生今朝是做‘阿妈’，阿拉大家侪跟仔阿妈来吃喜酒哉。”陈先生讲：“意思勿错，只勿过‘掮轧车’只有一个小囡。今朝阿拉来了介许多人，外加侪勿是小囡，个个能吃能喝，请客个主人家要吓煞哉！”

听仔饭桌浪个“沪谚沪语”交流，大家侪讲蛮有味道，“沪语”真是一种邪气有趣个语言。

沪谚熟语印

篆刻 / 周建国

懂经：精通；时髦。

拆空老寿星：比喻事情没有办成功，事情办糟了，希望落空。

懂经

拆空老寿星

弄堂里个箍桶匠

文 / 周允中

老里八早

“箍桶哦——”“阿有啥坏个木桶、脚桶修哦——”过去上海人家家侪有勿少木桶，天井里、晒台浪，到处能看到木桶，汏菜、汏浴、汏衣裳，侪要用到木桶。弄堂里，大大小小木桶一只接一只排起长队来，实在好白相。秋冬季节天气干燥，木桶难免松散漏水，箍桶匠个生意就来了。

老底子上海城南门运漕河浪有一座陈箍桶桥，住辣附近咽有交关侪姓陈，大多数是宁波人，身穿蓝布衣，头戴蓝布帽子，手臂套一副蓝布袖管，一看就晓得伊拉是箍桶匠，据说搿是伊拉祖传个手艺。

箍桶匠个工具有竹刀、竹片、木板等，用木板夹牢竹刀，刨去竹节，再拿竹片劈成一根根细细个篾条，对照木桶，先做出一个圆箍，再用篾片像绳索一样扭转，编成圆箍套辣桶浪，用木槌敲打，一边打，一边转动，一歇歇工夫就修好了。看到有箍桶匠来弄堂里做生活，看闹猛个小朋友就会唱起来：“箍桶师傅本领高，一把竹刀劈几条，篾圈扎紧捆得牢，木桶只只侪修好。”

当年天一冷，箍桶生意最好咽是去学校、寺庙个食堂和“包饭作”（为客人提供一日三餐个小作坊，类似现在个外卖），伊拉侪用灶头浪个大铁锅煮饭，米饭熟了，就盛辣小木桶里，所以木桶多得摸老老，箍桶生意几天做不光。

我小辰光住个弄堂里有一个箍桶匠，做人邪气和善，碰着邻居有啥困难，侪会去请伊帮忙。伊常常会讲一句闲话：“造房子请了箍桶匠”，意思是有勿少人外行冒充内行。但是，伊总是拍仔胸脯讲：“我勿是洋盘，勿会拆烂污，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咽。”热天，大家坐辣弄堂里乘风凉、茄山河，伊经常讲起外地老家，用粗毛竹做房梁，用竹篱笆涂石灰做墙，比砖头砌咽还要牢。屋顶瓦爿也用竹丝穿洞编好，风刮不动，水泼勿进，“搿种竹头房子只有阿拉老祖宗造得出来”。我听得服服帖帖。

他儿子海伦比我高一届，经常抽空帮伊拉老头子劈竹片，结果两只手拨竹刺伤得血淋落滴。辣读书方面，伊老聪明咽，我碰着啥问题侪会向伊请教。空下来，阿拉两家头经常辣一道白相。

再后来，搪瓷器皿和塑料制品越来越多，木桶用得少了，箍桶生意也少了。有一天，海伦来告诉我，伊拉要回宁波去了。临走辰光，我去送伊，看见伊挑仔一副担子，两边是新买个爆米花机具。伊笑嘻嘻对我讲：“回去爆炒米花，生意一定老好咽。”
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我相信后来伊个生意会越来越好，日脚也会越过越适意。